

尊敬的广大市民:

“天南地北涟水人”微信公众号是涟水日报社推出的融媒体平台之一,目的是广泛介绍涟水籍杰出人士,将他们不平凡的创业故事和奋斗历程记录下来,展示他们的精神风貌,以此激励和鼓舞全县人民。热切希望广大市民积极推荐

关于推荐“天南地北涟水人”线索的公告

或提供相关线索,提供线索时请注明姓名及通讯方式。线索一经采纳,将给予一定的酬金。

广大市民可通过以下方式推荐:

1.发电子邮件、电话联系等方式提供线索。电子邮箱:634442600@qq.com;联系电话:13852262021、15052638262;地址:涟水县知梁梅大道150号新闻大楼五楼涟

水日报社。

2.“扫一扫”:用微信扫右侧二维码加关注(“天南地北涟水人”微信公众号)后,点击“人物推荐”即可开始推荐。



涟水日报社

2018年10月10日

*扫一扫*加关注



吴新进冯秀

令人称美的淮剧夫妻档

□ 廖明

团里,那年团里共计招收24名小演员,第二年又招进20名,成立青年队。剧团先后聘请了淮剧泰斗级表演艺术家、上海淮剧团的王九林(老生)、罗兰芬夫妇和谢富鹏(武生)、颜小芹夫妇,对青年队的新人进行系统的戏剧理论和演出基本功培训,剧团还指派老演员夏恒

荣对青年队的训练进行严格监督。冯秀个子高挑,作为戏曲演员,先天条件并不是很理想,但她勤学苦练,克服不利因素,一年后就登台演出。她在启蒙戏《白蛇后传》中担任配角青衣许姐,获得了观众肯定,后又经过著名导演戴大宝精心指导,刘连珠、夏恒荣、陈亮等知名演员协助培养,在戏剧舞台上相继塑造了百余个形象生动的角色。

吴先生进剧团时正逢“文革”大搞样板戏。他先是练地毯功、翻筋斗、刀枪和马子功,当时剧团没有明确文武小生、正反角色,每场戏除了客串跑下手,缺花脸时客串花脸,缺丑角客串丑角,总之缺什么演什么,往往是先演正角,换完衣服再去演反角。后来在剧团资深文武生李德功的精心培养下,吴先生专攻文武小生和老生,专业演出技艺大有长进,淮剧《沙家浜》是他的启蒙戏,在剧中饰演刁德一,受到观众和行家们好评,渐渐成为淮剧团骨干。

冯秀自从在《林娘》中成功塑造林娘形象后,相继主演了《恩娶义嫁》《郑娇娇》《王宝钏与薛平贵》《罗帕记》《狸猫换太子》等多部古装戏;还在现代淮剧《法官曹世奎》中饰演曹妻宋国琴,在《春雨》和《冲天鸟》中饰演

老师,在《王伟章》中饰演王妻秀芳。她出演的这些现代淮剧都受到观众的好评。随着戏越演越多,冯秀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冯秀在淮剧演出生涯中,足迹印刻在大江南北的舞台上,其塑造的一个个舞台形象深深镌刻在观众脑海中。2000年、2002

年,两次在上海逸夫大剧院、浦东白玉兰文化宫和上海大世界剧场演出,共计160余场;上海市委机关报《文汇报》刊登称赞冯秀“扮相俊美、唱腔清脆圆润、表演细腻”,上海的《晨报》《劳动报》《戏迷》等报刊先后登载她的大幅剧照及戏剧名家对她演出发表的剧评。鲜花与掌声是对她舞台艺术的肯定,那数十本红彤彤闪着熠熠金光的省市戏剧荣誉证书则成为她艺术之路上的的一座座里程碑。继1998年参演《法官曹世奎》获得优秀表演奖后,冯秀2002年演出《恩娶义嫁》在省淮剧节获得表演奖、“精品力作”奖和“五个一”工程奖。2006年,她因演出《有一朵兰花》而获得省淮剧节优秀表演奖。

人常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默默奉献的女人”,而吴新进和冯秀刚好倒过来,只不过吴先生为之默默奉献的不仅仅是他的夫人冯秀,还有县淮剧团其他的男女名演员。要说吴新进先生如蜡烛般地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那是一点不为过。对于立志献身于戏剧事业的演员,舞台是展示艺术抱负的最好天地,当年担任剧团业务主任的吴新进正处于演出黄金期,团里领导看他为人谦逊,肯吃苦耐劳,就动员他到后台搞舞美、舞台造型设计和装置。与舞台上的演员相比,演员就是鲜花,舞美、舞台造型设计和装置完全全就是绿叶,他的心里虽不愿意,但作为党员,他还是无条件服从了组织的决定,而且一干就是几十年,即使在后来长期担任剧团团长和书记期间,也没有一天放弃这个职业。

县淮剧团虽在省级汇演中数次获奖,当时却是全省最贫困的剧团,后台搞舞美、舞台造型设计和装置需要钱,而在演员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证的情况下,哪来钱投入到后台上?为了让演出顺利进行,吴新进坚持因“团”制宜、删繁就简、简约不简单的体现剧目艺术诉求,把原来简陋的道具进行翻新改进,为舞台提供服务,为观众留下一幅幅生动形象的艺术画面。“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由于吴先生的执着和努力,在后台这方简陋的天地中辛勤耕耘,使得团里创演的《鸡村喜事》在省第六届淮剧节上一举获得优秀造型设计奖、舞美设计奖等个人大奖;《鸡村大事》《六尺巷》《闪光的种子》《恩娶义嫁》等也先后获得省市优秀造型、舞美设计大奖;县淮剧团多部戏曲还被省音像出版社灌制

成音像制品出版发行。

正所谓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县淮剧团涌现出来的国家一级演员许晴、二级演员冯秀、猴王殷金龙等优秀淮剧演员,他们的成功,离不开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县淮剧团这个培养人才、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而该剧团团长吴新进就是支撑着这个平台的核心人物之一。改革开放之后,剧团走过一段辉煌之后,后来受大气候的影响,开始逐渐走下坡路,最后连基本工资都发不出,周边地方剧团基本解散,涟水淮剧团也将大多数人员分流到企事业单位,吴新进被分配到文化站做站长,冯秀则被分流到条件较好的蚕茧总站工作。如果这样一直下去,他们夫妻俩在涟水也可以过上小康生活,可当领导召唤他们回归剧团时,吴先生义无反顾地回到团里,与大家一起,在艰难困苦中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1994年到2003年,吴新进担任县淮剧团团长,这段时期,县淮剧团由最艰苦逐渐过渡到摆脱困境。当年剧团几十名演职人员辛辛苦苦走南闯北苦干了一年,拿到手的工资不足500元,人心思动,想排简单的剧目都人手不齐。吴新进一边以个人名义向亲朋好友借贷维持剧团日常开销,一边动员在蚕茧总站工作的妻子冯秀回到团里继续排戏。由于吴先生的不懈努力和坚守,一些外出的演职员逐渐回归剧团,剧团先后排演《桑园情》《法官曹世奎》《恩娶义嫁》等数部剧目,并多次获得省优秀剧目奖和“五个一”工程奖等,剧团逐渐走出困境。吴新进和冯秀由于长期在外演出,将孩子托付给妹妹代管,虽然妹妹对孩子关怀备至,但毕竟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失了太多的父爱和母爱的滋润,这成为他们夫妻俩心中无法磨灭的痛。

吴新进和冯秀德艺双馨,夫妇二人都是党员,在事业上比翼齐飞,舍小家为大家,全身心投入到淮剧事业之中,不分昼夜忘我工作。吴新进多次获得市县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冯秀除了肩负繁重的演出任务,还担任县第七、第八届政协委员。夫妇俩如今都已退休,但闲暇之时还会情不自禁唱几段淮剧,以回忆逝去的时光。说到他们自己所从事的淮剧事业,夫妻俩都表示:虽然很艰辛,但无怨无悔!

梨园春秋

第二天上午,陪同王位坚前往县城北六十里外的蔡口村,寻找王氏族人的家谱。

王位坚来涟,缘于淮阴区的王守林老师。王守林热心地方家谱的收集和研究,他从网络上阅知海南有王义方后裔,通过沟通,自此海南王氏才与大陆祖宗地有了初步联系,得知涟水王义方族裔的存在。王守林接到王位坚来涟寻宗的电话,因他正援疆支教,便一边通过周士昌老先生通知我,一边委托本家的青年人王家林前来陪同。

王家林今年36岁,原灰墩乡人,成人后到市区谋职,他通过家谱寻找家族和亲情认识了王守林。王家林听说有海南来寻宗的老家,非常热心,一清早就从市区赶过来。我们驱车奔驰在收获田野上,秋高气爽,遍地金黄,高大的收割机正长袖善舞,在田地里突突地收割。走出城市,扑进广袤的原野,不由地拉近了我们与祖先的距离,因为这是一片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古老而丰腴的大地。

从灰墩的涟新一级公路下来,临路而居的就是王庄。我们在一家新建的别致而宽敞的农家院前停下,王家林上前呼唤,出来的女主人面对陌生的客人有点茫然,当听说是来寻看家谱的,回答说经过几次搬家,家谱不知丢到哪里了。大约她不熟悉我们,不敢贸然说有,她又怕慢怠来客,立即打电话给老头子。一会儿,在地里劳作的丈夫回来了,王家林按王氏辈分称呼他二爹,说上半年从大爹处借阅过家谱,现在有海南族人来,想看看家谱。他听说后立即带我们到大爹家。路上,他说自家里的族谱可能锁在保险箱里了。从他的话语里听出,他们对家谱的珍惜。

车子开到一个铺满稻谷的小院前停下,踩着厚实的稻谷,走进院里,喊了几声,无人应。不一会,从院前的稻谷地里走来一个背着蛇皮口袋的七十岁左右的健妇。二爹介绍了我们一行,她从远处看到家院前有这么多人,正感到蹊跷,听说是海南来访的宗族,她顿感不可思议,当听说我们想看家谱,她有点左右为难,王家林看出她的踌躇,说,我今年春天借了大爹家的家谱,我夏天才还给你家。今天是海南过来的本家想看一下,我们也不拿走。大妈听后有点歉意,她告诉王家林,老头子索要家谱,是在县中学的孙女要的,是老师布置的作业。这个说法让大家不知所措,中学作业还要从家谱里找答案?我想起来了,这是县里开展学家规家训的一个活

动。没想到家谱在现在社会也派上用场。在得到不拿走的承诺,本家大妈热情地将我们让进她的住处——东厢房。

面南的堂屋高楼则是在城里打工的儿子儿媳住的,偌大的院子楼房都是空的,只有到了春节,子女们从城里回来团聚,才会热闹起来。东厢房是老公俩吃住的地方,老头子因病住医院了。她在家看院子打理农活。大妈健步到门后,从贴墙的橱柜里掏出一本古色古香的族谱,我先粗看以为是收藏的古谱,打开细看,这是一本1995年续编、印刷的王氏家谱,其印刷和版式设计模仿古代线装本竖排的模样,仿古得真不错。

家谱的扉页印有民国25年(1936)修谱时绘制的王义方线描绣像和对联。与一般王氏族谱以三槐堂等为堂号不同,因王义方自唐以后,历代皆将他评为地方乡贤,故为官方所定,名乡贤堂。唐宋时王义方氏族就修有家谱,朝代递更,兵燹几经,沧桑几变,王氏犹得全宗保族,安土无恙,可惜,家谱于明嘉靖年间失于家乱。从谱序中得知,居于县城的王应鹤是族牒保存者,辞世时,儿子王应豸尚髫髻,其舅甄觥其家产,除房产外,其资产悉移至其宅,家丁也乘机窃去家谱,以为主人珍藏必为奇书,在市面上出售,被邑内另一王姓人购去。此人为取悦县令,冒充王义方后人,献给县令——四川人马朝锡以阅,马县令发现谱中有明初族人王景云与神仙张三丰唱和诗章,有张三丰信札。马县令羡慕仙人墨迹,顿生私心,收藏不还,卸任后挟之以归。

□王双华

寻宗越千年(二)



从“烟胡”“麻镀”等语汇看涟水方言的韵母特点(下)

——涟水方言概说之二十五

□ 万洪勇

高粱属于五谷杂粮之一,曾是涟水旱改水之前的一种主要农作物。和电影《红高粱》里的“咱的酒”一样,我们熟知的高沟大曲当年就是高粱酿制的。高粱米子还可以做“米饭”,可以磨面做汤圆,因为我们这里不产米,供应的糯米很有限,农村家家户户都是用高粱面代替糯米面,只是粘性稍差一点,口感还不错。另外,据说高粱秆和玉米秆一样,其中也有甜的,人们会砍下来当甘蔗嚼,不过,我只吃过甜“棒该”(甜玉米杆),没吃过甜高粱秆。如此说来,“高粱”一词在我们涟水应该也是个日常用词,但实际上我们很少听到这个词。原来,不是我们对高粱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涟水人惯于用“卢树”代替“高粱”。

那么,明明是高粱,为什么要称

之为“卢树”呢?

我以为,“卢树”的本音是“糯黍”,而“糯黍”是对高粱的一种古称。“卢”训为“糯”,其中的道理在前文已经有过分析,根据还是在于涟水话有将韵母uo变为u的现象。从实际功用来看,正因为“糯”,才有了做元背面的资格,这使得“卢”之为“糯”更为靠谱。现在来对“树”训为“黍”以及黍与高粱之间的对应关系作一下分析。

我们知道,普通话里,马铃薯的“薯”发第三声,音同“鼠”,但是在涟水话里却发成“树”,马铃薯说成“马铃树”;曙光中的“曙”也是第三声,在涟水话里的发音也是“树”,曙光说成“树光”;部署的“署”在涟水也曾广泛地被读成“树”,文革中部听人们说要按照党中央的战斗“部树”去

如何让如何的说法。那么,与薯、曙、署同音的黍被涟水人说成“树”也就很有可能了。

那么黍又是什么作物呢?为什么会用它来指称高粱呢?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广为人知的一个名句,出自《诗经》的《黍离》篇。《黍离》云——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
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
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
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
彼稷之实。
行迈靡靡,
中心如噎。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
此何人哉?

这首诗共有三节,按《诗经》的典型范式,每节的句式都一样,内容都差不多,只是为了转韵,每节的韵脚处文字会有变化,造成复沓回环的咏唱效果。这里的关键词是“黍”

和“稷”,每节开头都有这两字,在诗中,这两个字明显是对举的,“彼黍”怎样,“彼稷”怎样。奇怪的是,“彼黍”的状况一直是“离离”,没有生长变化,而“彼稷”却经历着由“苗”到“穗”,由“穗”到“实”的生长变化。这两种可能。一种是用互文见义的修辞手法,彼黍离离,彼稷也离离,彼稷之苗,也指彼黍之苗,黍和稷都有“离离”的情状,也都有“苗”“穗”“实”的生长变化。另一种情况,可能是因为黍和稷本身就是同一类作物。通常的解释都说,黍是一种农作物,即糜子,籽实去皮后叫黄米,有黏性,可以酿酒、做糕等;稷是谷子,一说是高粱,属于黍的一个变种,散穗,籽实不粘或粘性不及黍者。至于粱,原本指的就是谷子。还有解释说粱的俗称是小米、谷、

黍。有学者认为,远古的这些对农作物名称的表述本身就是一笔糊涂账,黍是谷子,稷也是谷类,还被封为谷神呢,黍与稷的异同很难具体弄清。

根据有关对黍和稷的性状的描绘,我觉得黍和稷都与高粱脱不了干系,所以推测“卢树”就是“糯黍”。既然黍和稷是同一类作物,和高粱有很大的关联度,高粱因而被称为“卢树”,那么,会不会还有将高粱称为“卢稷”的情况呢?巧了,还真的有。我在微信群里听同学说,在苏南的太仓,高粱除了被称为“卢树”,还被称为“卢济”。“稷”不正是“黍”吗?而“济”不正是“稷”吗?

方言漫谈

